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三一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

卻說陸韻仙聽了馬山甫回得這樣斬鋼截鐵，料想是不肯借的了，一時間由不得心中大怒，蛾眉倒豎，俊眼橫睜，把身軀一扭，忽然立起身來，一言不發往外便走。馬山甫見了陸韻仙這般模樣，知道他心上在那裡生氣，自己心中暗想：「虧得我做事老到，老一老臉皮，省掉了三百塊錢。像這樣的錢，就是雙手捧著送給他，他也不見得見我的情。只怕拿了我的錢還要說我是個瘟生，也是保不定的。」

正想著，只見門簾一起，陸韻仙慢慢的走了進來，手中拿著一篇紅紙帳單，遞在馬山甫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馬大少，請耐看看，勿得知俚篤阿曾開錯？」馬山甫見了，心上甚是疑惑，只說：「我的局帳已經算清的了，這又是什麼東西？」說著接了過來，舉目看時，只見那篇帳單上，第一行就開的馬大少房租洋八〇元。馬山甫見了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什麼房租，難道我住在你們這裡……」馬山甫說到這裡地方，覺得這句話兒有些礙口，便不由頓了一頓。陸韻仙早含笑說：「倪格房間四〇洋錢一月，耐住來浪倪搭，住到開年過仔正月半動身，剛剛兩個月租銀。」

馬山甫聽了，說不出什麼別的話兒，只口中咕噥一句道：「怎麼這裡的房租貴到這般田地？」陸韻仙笑道：「馬大少，耐放心末哉。耐真格勿放心末，只顧到經租帳房裡去問聲看，倪阿曾賺耐格銅鈔。」馬山甫聽了，沒奈何只得再看下去，只見開得亂七八糟的，又是什麼伙食，又是什麼零用賞錢，一篇帳上合起來，差不多要三百塊錢。

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陸韻仙笑迷迷的，對著馬山甫道：「馬大少，耐勿要動氣，倪老實搭耐說仔罷。上海灘浪格事體，洛裡一樣勿是銅鈔？」

耐帶仔個二爺，兩家頭住仔一間房間，耐自家算算，房錢、伙食、零用，一塌刮仔算起來，要幾化開銷？叫倪洛裡調頭得轉？依仔倪格心浪，問耐借仔五百洋銀開銷脫仔，到仔開年再說。格篇細帳放來浪倪搭，勿撥耐看，省得耐看仔心浪勿舒齊。

勿殼張耐格位大少爺洋錢末勿借，一根毛才勿肯拔，難末倪僥倖！再加仔格個斷命本家，總說耐一干子占仔一間房間，別格客人勿好進來，心浪一逕來浪勿舒齊，加二逼得起勁點。馬大少，耐想想看，叫倪阿有啥法子？」說罷故意歎了一口氣，別轉頭去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格幾個銅鈔，豪燥點撥仔俚篤，省得俚篤一逕來浪板面孔。」

馬山甫聽了陸韻仙的這番說話，覺是甚是有理；要找句話兒去駁他，一時那裡找得出來。自己心中暗想：「這件事情，畢竟是我自家不好，住在這裡，要想占他們的便宜。要想他們的錢是從那裡來的？只有算進沒有算出，那裡占得著他們的便宜！如今便宜沒有占著，倒反吃了一個大虧，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幾〇塊錢去。」心上自然〇分捨不得，卻又沒有法兒。想來想去，料想這一筆錢是一定要給他的了。

正要開口，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：他這個帳上算我兩個月的房租，我樂得住到明年再說。想著，便賭氣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，湊滿三百塊錢，遞在陸韻仙手內。

陸韻仙竟不客氣，老老實實的接了過來，隨手交給娘姨阿五，叫他送到樓下帳房裡去。卻對著馬山甫說道：「剛剛今年生意勿好，招招做格開銷，勿然是就算倪格也無啥希奇。晏歇點撥別人家說起來，再要說倪敲仔耐格竹槓。」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兩句話兒，那裡知道陸韻仙是有心輕薄他。只說陸韻仙待他究竟不差，總算有些良心。雖然花掉了三百塊錢心上有些心痛，究竟馬山甫家裡有錢，幾百塊錢的事情不算什麼。便依然還是高高興興的，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

陸韻仙自從砍了這下斧頭之後，摸著了馬山甫的脾氣，平常時候是不肯拿出錢來的，一定要硬逼著他方才肯拿出錢來；便換了一付樣兒看待他，絕不像那以前旖旎溫和模樣。馬山甫一些兒也不知道，還在那裡打算：到了明年，要想娶他回去。

過了一天，已是除夕，馬山甫忽然要請起客來，高高興興的和陸韻仙說了，叫他預備一個雙台。那知請客條子發了出去，請的客人倒有大半不來。相幫跑了半天，只請到了三位客人，其餘的影都不見。馬山甫見連著自己只有四個人，四個人吃一個雙台，面子上下不過去。只得自己跑出來，要想去請幾個同鄉，恰恰遇見了章秋谷。馬山甫見了大喜，一把拉住了那裡肯放。章秋谷被他拉著打一個轉兒，又請了三個客人，馬山甫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今天這個雙台吃得成了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把他們拉到清和坊陸韻仙院中。大家坐下，立刻擺起檯面來。

秋谷的意思，本來狠不願意來吃酒，只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情，怎麼到了除夕還在堂子裡頭吃酒？又不算年夜飯，又不算辭年酒，這算個什麼路道？無奈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，只得勉勉強強跟了來。又見陸韻仙對著馬山甫不瞅不睬的，滿面露著不願意的樣兒，不由得上添了幾分不快。章秋谷看了多時，便對著陸韻仙微微冷笑道：「今天我們這幾個人裡頭，那一個得罪了你，請你講給我聽聽。我看你今天滿身滿臉都是一付不高興的樣兒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陸韻仙聽得秋谷挑他的眼，便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，覺得這個人丰儀照眼，華采凌雲，嫵客裡頭難得遇著這般人物。不由得把頭一低，大寬轉的飛了一個眼色，一面微微的笑道：「章大少，阿好請耐勿要扳倪格差頭。倪有啥怠慢格場化，請耐包涵點。」說著便立起身來，自己去斟了一碗茶，走過來遞給秋谷；嘴唇一動，眼睛一瞟，低低的笑道：「章大少，請用茶。」秋谷見了，自然心中會意，便也對著他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，口中打著蘇白說道：「先生勿要客氣，謝謝耐，對勿住。」陸韻仙見了也不開口，只把嘴披了一披，扭過身軀回身就走。

陸麗娟坐在秋谷背後看得明白，忍不住「格」的一笑。這一笑不打緊，只把一個陸韻仙笑得連耳根帶脖子都扯得通紅，瞅了陸麗娟一個白眼，賭氣仍舊跑到馬山甫背後坐下。馬山甫眼睜睜看著他們，摸不著一些頭腦。

這一席酒，雖然馬山甫做了主人，殷殷相勸，卻是已經到了這般時候，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瑣瑣屑屑的事情，便不等終席，一個個告辭要走。馬山甫也不好強留，一時間幾個客人都走了。只有章秋谷一個人還坐在那裡，見大家都走了，便也立起身來道謝告辭，卻悄悄的和馬山甫說道：「我看這個陸韻仙的樣兒，和老表叔不見得怎樣的要好。老表叔如若有什麼事兒，只顧和我講個明白，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幫個忙兒也未可知。」馬山甫這個時候還是糊裡糊塗的，只認著陸韻仙待他不差，這一筆錢是自家敲他的竹槓，和陸韻仙不相干。便隨口謝了秋谷幾句，只說沒有什麼事情。

秋谷心中暗笑，不便再說，便辭了馬山甫，一逕回到新馬路公館裡來。見了太夫人，也沒有什麼話說，只說了幾句閒話便退出來。只見他那位夫人同著陳文仙兩個人正在那裡指揮著鋪設炕圍椅墊，秋谷也略略的料理一回。

江南的風俗，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麼財神，又是供什麼佛。秋谷雖然不信這些事情，卻是老母在堂，不便違拗，自然也要依樣葫蘆的忙碌一番。一會兒擺上家宴來，太夫人坐在中間，秋谷坐在上首，他夫人和陳文仙便一順坐在下面，大家說說笑笑的〇分高興。差不多吃到〇二點鐘光景，方才撤席。

這個時候，大家都在那裡迎接灶神，只聽得一片的爆竹聲喧，「劈劈拍拍」的絡繹不絕。秋谷也胡亂跑到廚房裡面去磕了幾個頭，便走出來和老太太說道：「要到朋友人家去辭年，恐怕有幾個知己些的人要留著吃年夜飯，一時不得回來。」太夫人不曉得上海的風俗，只說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這個樣子，便點一點頭。

秋谷回到自己房裡頭去換了一身衣服，正要走時，恰恰陳文仙走進房來，對著秋谷低鬟一笑道：「耐到底要到啥場化去吃年夜飯？搭倪講明白仔洛去。」秋谷還沒有開口，他夫人接著說道：「那裡是到什麼朋友那裡去辭年，只怕你這個朋友是住在堂子裡頭的！」秋谷聽了，對著他們兩個人一笑，又朝著他夫人搖一搖手道：「你不要這般不高興，等回兒我回來，好好的和你辭一個年，總算我陪個不是何如？」

他夫人聽了不由得兩頰生紅，別轉頭去啐了一口道：「不要這般混說，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辭年罷！我是用不著的！」文仙在旁邊聽了，也不覺回頭一笑，對著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。秋谷哈哈的笑着，一路走下樓去，坐上包車，風馳電掣的到久安里來。

到了陸麗娟院中，只見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裡，秋谷見了大喜。

不一回陳海秋也走了進來。原來秋穀日間在久安里的時候，已經寫了條子叫相幫送去，約他們二點鐘在久安里吃年夜飯。這幾個人見是秋谷請的，知道不能不到，只得大家撥冗到來。陸麗娟問著秋谷道：「阿再要去請啥客人？」正是：

殘年風雪，誰開東閣之樽？良夜迢遙，應有高唐之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